

从《我与地坛》《好运设计》看史铁生作品中的生命观

孙鼎伦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DOI:10.32629/er.v9i5.7064

[摘要] 史铁生的作品在当代文坛中独树一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生命有着独到的领悟与思考。史铁生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始于他对死亡的理解，在走出死亡的阴影后，他继而认识到人生不断超越困境的意义并非体现于任何一个具体功利性“目的”的达成方面，而是存在于持续追寻的进程之中。他在文中探究了生命的脆弱性与存在的苦难，但他亦寻得了在苦难中前行的意义，走向了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旅途，并逐渐确立起一种立于生命悲剧却不囿于生存境地的生命信仰。先生的自我救赎，从自渡到渡人，那颗遭遇坎坷、追问命运的非常之心逐渐成长为从容面对生活的温和平静的平常之心。

[关键词] 死亡；残缺；绝境；过程；信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View on the Life View in Shi Tiesheng's Works from "I and the Altar of Earth" and "Good Luck Design"

Dinglun S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Shi Tiesheng's works are uniqu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and his greatest characteristic is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about life. Shi Tiesheng'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life began with his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fter walking out of the shadow of death, he realized that the meaning of life surmounting predicament is not embodied in the achievement of any specific utilitarian "purpose", but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pursuit. In his essay, he explores the fragility of life and the suffering of existence, but he also finds the meaning of moving forward in the suffering, and goes to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fighting against fate,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s a life belief which is based on the tragedy of life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ituation of existence. Mr. self-redemption, from the self-departure to the ferry, the very heart that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the quest for fate gradually grew into the gentle and calm ordinary heart that calmly faced life.

Keywords: Dead; Mutilated; Desperate situation; Process; Belief

引言

史铁生，用生命书写哲理的文学大家，其作品饱含生命意义的探寻与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其深邃的感悟和坚韧的意志，在绝境中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向命运求证命运。他认为，生命脆弱且顽强，应珍视并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生命价值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应关注生命体验、感知与创造；他接受并尊重命运，相信即便命运不公，亦可通过努力创造精彩人生。本文通过《我与地坛》与《好运设计》两部杰作，探讨其如何通过生与死的深刻思考，展现其生命观。

1 生死同一：是夕阳，也是旭日

谈到生命，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死亡，因为二者似乎有着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先生在文中提到“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

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1]。多少人穷其一生都在逃避死亡，可先生短短几句话却将“死亡”二字变得如此之轻。

实际上，史铁生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与领悟同他对死亡的体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的生命历程充满挑战，20多岁双腿瘫痪，40多岁患尿毒症，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一种同死亡的贴近，让他由对死亡和思考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他对死亡的超脱态度，彰显了他的生命哲学——即便身体残疾，生命依旧能够具备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在《我与地坛》里，对地坛的描绘以及对往昔的回忆，表达了他对生命渺小与时光强大之感的深切认知。他的生命哲学告诫我们，无论遭遇何种艰难与挫折，均需保持沉着和平和的心境。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与感悟，以及他对死亡的深刻认知，皆在其作品中

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现。他以自身的经历与思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待生命与死亡的独特视角。或许死亡可以终止一切，但也消解人作为人能够实现的价值。

卓别林的一句妙语：“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2]。”成为其生命的转机。卓别林将死亡轻巧地化作一种希望，令史铁生意识到，既然死亡无可避免，那他应珍视活着的每一时刻，使自己的生命富有意义与价值。但在我看来，真正让他走出最初的伤痛，获得生的希望的，是地坛。一个被命运抛弃的残疾青年，一座销蚀了繁华的废弃古园，这二者的相遇所产生的共鸣，似乎自然而然。于是，地坛中的一切就都变成了启示。地坛中的生灵都活出了自己的情趣，再小的生命主体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地坛中出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也让先生体会到要珍惜眼前的美好，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明智地行使选择的自由，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可以说，地坛是史铁生精神获得重生之地，是他在苦难渊薮中抓住的一根浮木，让他得以在宁静美好的环境中，可以通过自我反思，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感受时间的流逝，从而实现自我成长。其实在文中史铁生也没有给出一切不幸命运救赎之路的答案，唯一得出的结论是：“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3]。诚然，他使苦难化作一束光亮，这让人感受到他抵达了人类精神的某种极限。他让语言成为自身存在的栖息之地，语言中的冒险也就转化为对心灵和存在的探索，展示了他对人类生命处境的深刻理解和体验，他的作品成为了他与苦难抗争的精神旅途的见证。

不仅如此，史铁生进一步认识到，死亡是必定降临的节日。他将死亡喻为节日，展现出一种生死的超脱态度。他指出，生命以美的形式证实其价值之际，幸福也好，痛苦也罢，皆为生命的体验。史铁生经由对生死的思索，进一步洞悉死亡于人生的重要性。他认为，死亡不仅为人生的终点，亦是人生的构成部分，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的作品呈现出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及对死亡和思考。透过他的文字，我们能够体悟到他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死亡的接纳。先生告诉我们，死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必然到来的节日，要以平静的心态坦然面对。从此，更多沉浸彻悟的契机将接踵而至，先生得以通过写作和天地万物晤谈，与人间苦难对话。时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命运，也不再成为命运。

2 过程即目的：把绝境送上绝境

战胜死亡之后，接下来便是要好好地活着。残疾固然绝望，而生命的残缺却是众生的共性，因为不是一切都能尽如人意，生活，事业，家庭……我们周围的一切命题都和“圆满”二字格格不入。在我看来，真正让先生有活下去的勇气，除了写作的价值与爱的陪伴，还有其对生命意义的领悟。经过长时间的挣扎、拷问，史铁生意识到，人生不断超越困境

的意义并非体现于任何一个具体功利性“目的”的达成方面，而是存在于持续追寻的进程之中。即“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够镇静而又激动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4]。这句话其实不难理解，但得出这一结论并说服自己着实困难。这也是先生带给我的最大感动——其文字中流露出极致的坦诚。他没有掩饰他的绝望与悲观，也没有像看破红尘的哲人一般跳脱出生命的绝境，俯瞰命运。他是在真切地阐述他的绝望，他的愤怒，他的思考与追寻，从挣扎到彻悟，真实地呈现了他完整的精神轨迹。他不仅是呈现一个确定的结论，还在创作中展现出思考进程，涵盖其辩论、困惑以及内心相互对立的观念。在《好运设计》中，史铁生勾勒了一个完美的自己，从各种不可挑剔的先天条件到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从羡慕旁人的优秀与多才多艺到收获一段完美的爱情，这样的人生，谁不期待拥有呢？然而，先生曾表示，好运和幸福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外部境遇的关系并非直接等同。即使在事事如意的幸运人生中，个人的内心感受和看待事物的态度仍然对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圆满的生活可能会让人感到无趣和缺乏激情，因为缺乏变化和挑战。所以“一时没了痛苦的衬照便一时没有了幸福感”。为此“我”对这个好运人生进行适当的调整，添加欠缺和痛苦的同时，确保自己有能力战胜这些痛苦，从而维持不断的幸福感。可即便如此，最后还是会遇到一个所有人类都无法回避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死亡^[5]。

死亡作为人类的必然终点，无论个体经历如何，都是无法避免的。而好运或幸福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它们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不能决定生命的全部。因此，先生指出，幸福的本质不仅仅在于结果或最终的好运，更在于过程中的体验和态度。这一表述着重强调了于逆境中寻觅美好、珍视过程的重要性。尽管外界的好运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快乐，但真正的幸福更多地来源于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过程的欣赏。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境时，过分关注目的而忽视过程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绝境。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否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以及我们能否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过程的美丽与悲壮。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珍惜和理解过程中的每一刻，无论它是充满挑战还是充满喜悦。总之，“过程即目的：把绝境送上绝境”的理念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不仅要关注最终的目标，更要珍惜和享受过程中的每一刻。通过创造过程的精彩，我们不仅能够超越眼前的困境，还能够在生命的旅程中发现更多的美好和价值。所以先生更进一步提出，过程本便是最终价值——“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

可以说，“上帝”就是命运的另一个更有力量的名字，史铁生从一开篇的扮演上帝对自己进行好运设计，到逐渐悟

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再到结尾的与命运达成和解，他试图阐述，世上本无绝对的好运，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所以享受过程吧，我们以此来对抗生命的绝境。当下，先生的哲思让我们明白：不必一味拘泥于固化的功利性目的，生命沿途的风景也十分灿烂。塑造我们的从来不是目的，而是经历。纵然不一定能走到目的地，然而过程的精彩，确实可以由自己创造。

3 信仰的真意：向命运求证命运

正因为生命有终结也有残缺，我们才需要建立起一处灵魂高地，得以努力欣赏与创造精彩的过程。而如先生所言，只有人对悲剧的意识与感受力的理解，才能使人的灵魂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指出，对绝望的接受，本身就是信仰，它彰显了存在的勇气。而“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6]余华笔下的福贵更是广大中国人民在面对绝望和悲剧时的一种集体心理反映。他的故事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有希望。就这样，人与死亡以及一切悲剧性的事实似乎达成了某种和解。于是我们看到了道家的“齐生死”，看到了庄子《逍遥游》中流露出的渴望摆脱世俗束缚的愿望。灵魂的成长不单单是内心深处的认知与感悟，更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以及对存在的追问。这种成长要求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有限性，追寻更高、更为深远的意义与价值。那便是人能够跳出有限的尘世，向命运求证”。它要求我们在生活里持续探索、反思与成长，以达成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对生命的思考和余华的《活着》显得有些矛盾。生命的本质在于超越自身的局限，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不断失去，但也不断地感受着幸福，感受着生命。史铁生追寻的，正是这样一种立于生命悲剧却不囿于生存境地的意义。诚然，人是需要一点悲剧意识的，才能更好地奋发向上。这种悲剧意识并不是怨天尤人、自怨自艾，也不等同于居安思危的前瞻，而是一种能让我们在苦难的渊薮中重新审视自我的达观，一种能够让我们在不断失去中接纳残缺与不完满的韧性，一种对于生命绝境的执着的理性之思，一种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希望。我因而想到，我们并不感谢苦难，而要感谢没有被苦难打倒的自己。我们接受苦难，但不能沉溺于苦难；我们接受命运，但不屈于命运。人不应该逃避苦难，也不应该放弃希望。“命运的局限尽可永在，而不屈的挑战不可须臾或

缺。”我想这也是先生作品带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绝望到希望，从悲观到豁达，从迷茫到智慧，一次心灵的洗涤，一个灵魂的站立。

也许，命运的另一个名字叫“不公”，但，总有一种力量，不会被命运打败。那是一种让人心痛的温暖，一种瞬息中的永恒，一种绝望中的璀璨，一种震耳欲聋的沉默，一种困厄中打心里宽厚的微笑。我还是为先生高兴，无论是亲情、爱情的羁绊还是“众生皆苦”“过程即目的”的领悟，抑或是精神层面的皈依，都能为先生的自我救赎提供帮助。从自渡到渡人，那颗遭遇坎坷、追问命运的非常之心逐渐成长为从容面对生活的温和平静的平常之心。我想生命的真谛就在于此，“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7]先生带领我们走过的，正是信仰的路，是精神的恒途。

4 结语

史铁生认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如何面对和理解生命的过程。他认为真正的幸运在于如何设计和把握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死同一：是夕阳，也是旭日”的观点，传达了对生死的哲理性思考。通过自然界的太阳形象，强调了生命的循环和不息，以及对死亡的平静接受。过程是构成人生的基石。这意味着，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地，都应该珍惜并赋予过程以意义。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强调了在面对绝境时，我们应该关注和珍视过程本身，而非仅仅追求最终的结果。在绝境中，如果我们能够转变思维，将过程视为目的，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力量和希望，从而超越绝境。这种生死观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生活态度，更是对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命课题的深刻探讨。

[参考文献]

- [1]王卫湘.演绎生命和死亡的哲理——读史铁生的作品[J].云梦学刊,2000(2):66-68+72.
- [2]张文秀.《我与地坛》:心魂的一场生死叩问[J].文化学刊,2021,(05):141-143.
- [3]陈佩娟.生命的意义——读《我与地坛》有感[J].作文与考试,2020(22):22-23.
- [4]王晴飞.厄运与释厄:史铁生的脱“困”之旅[J].当代文坛,2021(6):55-62.

作者简介:

孙鼎伦(2005-),男,汉族,浙江台州,大学本科,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